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周涛著

高 榻

诗人是这现实坦荡平滑的肚皮上
的肚脐眼儿，它是接联母体的唯一痕
迹，是历史镶嵌在现实上的一个不透
气的装饰性窗口，是每当现实裸露时
用来观察的“第三只眼”，这是
独眼，且有眼无珠。

——《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



高

榻

周
濤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高 杨

周涛 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校对:朱久山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1.875

版 次: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273 千字

印 数:10001—20000 册

ISBN 7—5354—1287—4/I·1057

定 价:15.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周涛，男，1946年出生于山西，1955年随父母工作调动从北京迁居新疆。毕业于新疆大学中语系，当过共青团干部，现为新疆军区创作室主任。

曾出版诗集七种，其中《神山》获全国第二届新诗（诗集）奖，是新边塞诗的主要代表之一。八十年代后期转入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随笔十余种，其中《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和《周涛自选集》在读者中获得广泛影响，散文集《兀立荒原》获第三届全军文学艺术奖。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着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 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 年 4 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避免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红嘴鸥及其结局·····	(1)
二十四片犁铧·····	(5)
阳光容器·····	(10)
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	(13)
天 空·····	(16)
忧郁的河·····	(23)
巩乃斯的马·····	(29)
猛 禽·····	(35)
高 榻·····	(46)
细 狗·····	(50)
饮 马·····	(54)
行 者·····	(58)
黄昏的炊烟·····	(61)
哈拉沙尔随笔·····	(66)
蠕动的屋脊·····	(91)
长 城·····	(117)
黄河母亲·····	(125)
吉木萨尔纪事·····	(128)
伊犁秋天的札记·····	(157)

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	(189)
边 陲·····	(208)
和田行吟·····	(218)
霜降日志·····	(251)
人钱小事·····	(261)
弟兄们长大·····	(267)
大雪飘,饺子包·····	(274)
你到底想要什么·····	(277)
出新书·····	(281)
凝视片刻·····	(287)
全是哭声·····	(290)
令箭荷花·····	(293)
隔窗看雀·····	(295)
瓶中何物·····	(297)
时间漫笔·····	(303)
岁月的墙·····	(308)
梦之队·····	(314)
“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319)
读童话·····	(322)
阳台小记·····	(326)
领略巫山·····	(330)
不 去·····	(334)
讨厌猴子·····	(338)
追赶自己的鞋子·····	(341)
创造的诱惑(代后记)·····	(346)
跋:周涛:半个胡儿·····	王 绯(361)

红嘴鸦及其结局

那个冬天是极其漫长的，好像是——季节这四个轮班的女护士当中有一个完全忘记了接班，而这一个交不出班去的就是那年冬天。冬天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护士，她因为交不出班去就不停地埋怨，絮絮叨叨，造成了有始无终的大雪飘洒纷扬。

鹅毛大雪——冬天这位女护士的语言碎片，弥漫充塞在草原天地之间。就这样混淆了时间的界限，搅乱了季节的秩序，使等候春天的人们坐在火炉边变傻。

窗外的木桩上拴着几匹马，它们很是安详，一动不动。这是些在露天站着睡觉的生灵，正显示出一副麻木不仁的冷漠表情，好像漫天纷落的大雪和它们完全无关。

它们像疲惫的奴隶一般忍受着，站立在雪地里睡觉。耳朵上，鬃毛上，鞍背和后臀上，渐渐铺了一层厚茸茸的积雪，甚至马的睫毛上也落了雪。它们连抖也不去抖一下，像几匹垂颈肃立的化石。

那年冬天，辽阔的巩乃斯草原变得寥廓了几倍，它显得很厚，很期待，仿佛一位等待远客来临的主妇在整个庭院里铺了豪华洁白的羊毛地毯，但是始终就没有一个脚印踩上去。那个冬天正是这样，那块豪华的厚毯始终没有脚印。

当时寥廓的冬天里，孤零零地有一座泥坯筑起的小屋，当时是这样。小屋有一个泥砌的火炉，炉火非常温暖。巩乃斯的煤块是油黑晶亮的，着完的煤灰和中华烟的烟灰一样白。在火炉边，等候春天的人沉沉欲睡。

后来雪下得略微稀疏了一些。

泥屋里的人看见一只乌鸦落在近处的树梢上，换了好几个树枝，才站稳。枝上的雪被它弄得抖落下来，洒在它头上，乌鸦缩了缩小脑袋，好像一个耸起黑风衣领子的侦探，守在那地方。

又有一只乌鸦像是它们一伙的，也飞过来了，干脆落在泥屋窗户的土台上，隔着玻璃朝里面看着。这只乌鸦的眼光里丝毫没有流露出对温暖火炉的羡慕，也没有对等待春天的人表现出惊奇和佩服，恰恰相反，有一种明显的轻藐。它开始在窗台上走来走去，翅膀倒剪在背上像一双倒背交叉的手。它低着头走来走去，像在考虑重要问题的一个大人物，很可能过一会儿就要发表讲演。

等候春天的人走过去，用手指敲了几下窗玻璃，“哒、哒、哒”，乌鸦一惊，飞走了。

这只乌鸦飞上树，和守在树梢上的那只“侦探”说了点什么，交换了一下意见，“侦探”点了点头，那乌鸦又飞回来，重新落在窗台上。“哒、哒、哒”，乌鸦用嘴在玻璃上敲了几下，模仿着刚才敲玻璃的几声。

等候春天的人在土屋子里笑了，仿佛被一个小孩的过分老练的举动逗笑一样。他看那乌鸦的嘴，竟是红的。深红的喙配着漆黑的羽毛，在一片白雪茫茫的背景下，格外有趣，看起来似乎比普通的乌鸦俊气了许多。在草原上，并不是所有的乌鸦都是红嘴，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的红嘴鸦。它们看起来不像普通

的乌鸦那么愚蠢讨厌。

等候春天的人想捉住它。

在那个漫长的冬天里，这是一个游戏。

他在土屋外扫出了一块空地，然后用小木棍儿支起一个脸盆；小木棍上系了一根白绳子，绳头一直扯进土屋里；准备停当，他在脸盆下洒了一些碎馒头，就躲在土屋门后，等了。

一个明显的陷阱，等着冬天饥饿的禽类。

一只。两只。

其中一只大胆走近脸盆，歪着头，研究了一番，先假装往里伸伸头，一缩。另一只踱步观察，只盯住看。过一会儿，两只凑在一起，仿佛商量，研究讨论布置，突然，同时猝然扑进脸盆，抢叼食物。

等候春天的人等好了这一刻，绳儿一拉，脸盆咣当盖地。盆沿砸住翅膀的一只被挣脱飞走了，盆里面扣住了一只。

他谨慎地掀开一点盆沿，小心地把手塞进去，摸索着。听见翅膀拍打盆沿的声音，他捉住了那只红嘴鸦。他高兴极了，举起这只俘虏像高举起一个冠军奖杯，一边跳跃，一边狂呼乱叫。

高兴完了一看，那只红嘴鸦在他手中气死了。那鸟脖子一歪，就死了。

等候春天的人回到土屋里，重新坐在火炉边，火依然很旺。他很沮丧，为了这只巩乃斯冬天的高傲的红嘴鸦，他一直想不通的是这样一只乌鸦为什么竟然会气死。“它太骄傲了，这只红嘴巴的乌鸦。”他沮丧地想。

许多比它庞大、比它美丽、比它高贵或比它凶猛的动物，都归顺了人类。而它——一只草原上的乌鸦——仅仅是因为长着红嘴，却不肯归顺，不甘心当俘虏和玩物，竟然气死了自己。太不可思议。

那个冬天是极其漫长的，宛如一个白茫茫的梦、一个梦境中的神话。在那个梦中，有过一只模仿人敲门的乌鸦，乌鸦长了奇怪的深红的嘴，它对那位等待春天的人说了神秘的话。

神秘的话是这样的：

“你们捉住他，给他带上枷锁，然后把他投在烈火里。”

结局正是这样。

二十四片犁铧

拖拉机牵引着的24片犁铧宛如一组编钟，远远行进的时候看上去却像一只多脚的黑蜈蚣。它来到了处女地上，它的任务是把游牧者世代代牧放畜群的草原犁为田亩，耕耘播种上铺到天边的麦子。

拖拉机以坦克那样沉重、不容商量的样子进行着，它的履带的钢齿辗过覆盖了绿草鲜花的草原，像一个性欲强烈的蛮横的男人在少女的胴体上留下的牙印。它是粗暴的，阴郁的，它在具有某种性欲表象之下执行着一种冷漠的钢铁般的命令。它对草原的强暴里不含有一丝一毫的性成份，没有一点一滴的热情和冲动，更不含有玩弄和欣赏，它是严肃地、一丝不苟地强奸了草原，破坏了巩乃斯草原与牧人之间保持了很久的青梅竹马之情而后仍然保留着的贞操。

这是一次可怕的耕耘和播种，它所含有的性质里隐藏着不易被人意识到的破坏的恐怖。它比烧杀抢掠更阴险蛮横，然而它完全不像烧杀抢掠那么容易判断，它的罪恶感是极其隐秘的。这是一次在耕耘和劳动这种旗帜下的庄严的破坏。

24片犁铧降下去了。

24片犁铧深深地插入了草原，切割的声响像某种疼痛的撕

裂声，尖锐、短促，被压抑着；团团纠缠于土壤之下的草的根系，纠缠散乱蔓延的湿润长发似的，被切断；犁铧切断每一根草的根须时，都发出一声细微的、脆裂的声响，就像斩断一根神经时那样。

拖拉机猛地顿住了。它遇到了一种从前未曾遇到过的阻力，24片犁铧在插进土地之后被紧紧夹住，所有的根系组成土壤里的网状防御体系，抗拒着犁铧的推进。

拖拉机喘息了一阵，重新调整了一下力量，发出猛兽的咆哮声，向前拱动。它不相信有什么能够阻挡住它。

24片犁铧前进了。从每一片犁铧倾斜的一侧，升起一股喷泉般翻动的波浪，褐黑色的土壤的波浪。波浪均匀地从24片犁铧的角隙间升起，组成一片整齐的舞蹈，起伏跳跃，训练有素，如同正在表演的少女团体操。

看起来是非常优美、非常欢快的呀！

拖拉机顷刻之间沉在草原里，变成了大海当中的一只旧驳船。它深陷着，缓缓移动着，有时候甚至给人以可能沉没的感觉。在它身后，24片犁铧拖拽着一个波浪跳跃的方阵……

草原被切割的声音渐次变为有规律的呻吟，而且渐渐将这呻吟转化为一种低声部的合唱。处女地最初的痛苦、疼痛、尖叫和呻吟消失了，在这低声部里，似乎渐渐有了一点舒畅或欢快。

24片犁铧组成的垦殖器带有明确的使土地怀孕的目的，在每一页犁铧切入的部位，都有一个钢管向土壤注入了麦种。麦种是经过挑选的，颗粒饱满、圆润，它们将准确地进入草原的褐色壤层，潜伏下来，在季节的旗语召唤下集体哗变，奇迹般地改变草原的肤色！

24片犁铧昼夜兼程，无所顾忌地前进。它们是由一股强大

的力量所牵引的，24片犁铧是24柄开刃的刀斧，锋快而且有力，比任何刽子手都要无情，比历史的车轮还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比军队执行命令还要坚决。

对它们来说，一路上剖开大地的肌肤，切断草的根系，有一种快感。对于天然锋利坚硬的东西来说，切断别的东西恰恰正是它的生存价值，是它的用途。正如对于斧斤来说，砍伐是它的使命，对利剑来说，刺杀是它的天性。

24片犁铧在草原处女地的肌肤里切断的远远不止于潮湿的土壤和花草的根须，在它们强有力的锋刃前，掀翻了的是整整一厚层牧草掩护下的世界。这是真正淋漓尽致的大颠覆、大屠戮！

草丛中有着不少的大雁、天鹅、叫天子、呱呱鸡之类的各种禽鸟的窝巢，有待孵的鸟蛋和刚刚孵出的雏鸟，这些以后会飞但现在还不能移动的生命，遇到了不可躲避的劫难。24片犁铧的锋刃轻易地把它一劈两半。

还有蛇，它们的身体被腰斩成数段，在翻耕开的波浪中扭动着，痉挛着，每一段都妄图找回另一截，接上。它们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挣扎、移动，寻找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

还有田鼠的一窝肉红色的后裔，还有蚯蚓的庞大家族，还有更多的甲虫、昆虫的逃难者队伍，……它们全都面临灾难，如同人类不期而遇地撞上了战争，眼睁睁地看着那24片神秘可怖的犁铧迎面碾压过来，把它们苦心经营的乐园一劈两半！

24片犁铧如同宿命一般降临，毁灭性的打击如此突然。无从躲避，无从防范，只有任其屠戮。这些小生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个庞大的事物非常偶然地毁灭。深刻的悲剧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庞大的事物并不是专门为毁灭它们而降临的。它们完全无辜，但是它们遭到了灭顶之灾。